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李日康

一

康熙二十六年（1687），萬樹（字紅友，又字花農，1630—1688）的《詞律》（二十卷）面世，這標誌着明末清初詞譜類著作的高峰。一方面，清人如厲鶚、吳衡照等對《詞律》讚譽有加，另一方面，亦有清代人對《詞律》持懷疑態度，但無論正反，《詞律》也是清人論詞時不能避而不談的重要詞學著作。近來學者如謝桃坊、村上哲見等，也充份肯定萬樹《詞律》在詞體格律研究上的重要貢獻。

論者解釋《詞律》的立意和貢獻，多於〈自敘〉和〈發凡〉着手，引述萬樹意欲匡正時流、時譜之弊的理想。然而，《詞律》能夠獨步天下，除了萬樹敏銳的觀察，始終還得依靠他筆下實踐和具體的文本內證來證成初衷的前瞻眼界，以及將設想的理論予以實踐，這樣才轉化成我們今天所得見的《詞律》一書。相對於回應外部歷史治亂興衰的分析——那些一般定義為外緣分析的角度，本文本將轉入《詞律》內在理路（inner logic）¹的探索。

二

《詞律》按詞調的字數長短依次順序排列，雖然萬樹有就字之增減和句之長短作出校訂，但一般而言，這種排序方式還是相對穩定。在字少居前字多居後的原則下，〈竹枝〉、〈紇那曲〉不管如何編校，也絕不會出現在〈戚氏〉、〈鶯啼序〉之後。換句話說，詞牌的先後編排未必最能反映萬樹的創見。相對而言，例詞的揀選則可以體現萬樹主觀的篩選意志。

《詞律》全書收六百六十調，一千一百八十餘體，每體有一首例詞，例詞有小字旁注，依情況標示平仄、四聲、句豆、叶韻，詞後或有注文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詳細說明該調該體的情況，其中包括萬樹的評點和校訂原則等（下文將再詳論）。統計全書選錄重要詞人²詞作作為例詞的情況，可以得出下表的數據：

表一：《詞律》重要詞人錄體數量統計

詞人	數量
柳永	114
吳文英	54
周邦彥	45
黃庭堅	30
晁補之	28
楊无咎	27
趙長卿	27
史達祖	27
杜安世	23
呂渭老	23
蘇軾	21
秦觀	21
蔣捷	21
晏殊	20
顧夙	19
晏幾道	19
孫光憲	18
張先	18
周密	16
姜夔	15
韋莊	14
歐陽修	14
張元幹	14
陸游	14
辛棄疾	14

程垓	14
溫庭筠	13
毛滂	13
方千里	12
歐陽炯	11
皇甫松	10
蔡伸	10
趙彥端	10
牛嶠	8
和凝	8
高觀國	7
王沂孫	7
張翥	7
馮延巳	6
康與之	6
張炎	6
万俟雅言	5
賀鑄	4
李清照	4

單就以上觀察作出描述，很大機會得出某種「誤解」，例如萬樹錄用柳永最多，可能代表萬樹樂於參考柳永《樂章集》中所記諸律調作審律依據；又例如觀察表中前領詞人與姜夔、張炎、周密在數量上的差別，便得出萬樹不重視姜、張雅詞的判斷。

以上誤解實源於方法論上的先天漏洞，《詞律》是按萬樹手頭上所蒐集詞調的長短列次，然而，唐、五代詞人在世時段與詞的創調時期並不一致，存在落差，這意味着大部份唐、五代詞人在生時，很多詞調尚未創製。因此《詞律》作為詞譜收錄詞牌時，並不是每一位詞家也在完全均等機率的前提下被選擇。如果將《詞律》的錄體情況按〈卷一〉至〈卷十〉及〈卷十一〉至〈卷二十〉分開統計，情況便一目了然：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表二：〈卷一〉至〈卷十〉重要詞人錄體數量統計

詞人	數量
柳永	50
黃庭堅	25
趙長卿	22
顧夔	19
周邦彥	19
楊旡咎	19
孫光憲	18
吳文英	17
毛文錫	17
晏幾道	16
晏殊	15
杜安世	14
蔣捷	14
韋莊	14
溫庭筠	13
秦觀	13
石孝友	12
歐陽修	11
蘇軾	11
晁補之	11
皇甫松	10
歐陽炯	10
史達祖	10
張泌	10
張先	10
呂渭老	9
辛棄疾	9
張元幹	9

毛滂	9
和凝	8
牛嶠	8
趙師使	7
蔡伸	6
程垓	6
陸游	6
馮延巳	6
向子諲	5
万侯雅言	4
姜夔	4
高觀國	4
周密	4
周紫芝	4
陳允平	3
趙彥端	3
李清照	3
康與之	2
賀鑄	2
張翥	2
方千里	1
程秘	1
張炎	1
王沂孫	0

表三：〈卷十一〉至〈卷二十〉重要詞人錄體數量統計

詞人	數量
柳永	64
吳文英	37
周邦彥	26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史達祖	17
晁補之	17
呂渭老	14
周密	12
姜夔	11
方千里	11
蘇軾	10
杜安世	9
秦觀	8
程垓	8
陸游	8
楊旡咎	8
張先	8
王沂孫	7
趙端彥	7
蔣捷	7
趙長卿	5
辛棄疾	5
黃庭堅	5
張元幹	5
晏殊	5
張炎	5
張翥	5
蔡伸	4
康與之	4
陳允平	4
毛滂	4
歐陽修	3
趙師使	3

晏幾道	3
高觀國	3
賀鑄	2
石孝友	1
万侯雅言	1
歐陽炯	1
程秘	1
李清照	1
周紫芝	1
皇甫松	0
溫庭筠	0
顧夔	0
孫光憲	0
向子諲	0
和凝	0
毛文錫	0
張泌	0
馮延巳	0
韋莊	0
牛嶠	0

以上可見，詞人如溫庭筠、皇甫松、和凝、韋莊、牛嶠等的錄體情況全部集中在《詞律》的前半，在後半完全沒有出現，與此同時，一些詞人如方千里、姜夔、周密則在後半有明顯的增幅。

以上統計無非指出一般觀察的不適用和局限，難以針對詞譜這種文獻類型和《詞律》的特殊案例。

以上三表初步反映了《詞律》的內在理路，配合萬樹的評注，其中有若干現象比較鮮明。首先，柳永錄為例詞數量最多。根據疏理，柳永是唯一一位在二十卷中每卷也有錄入詞作作為例詞的詞家，但與此同時，綜觀《詞律》萬樹的評注，他對柳永的問題往往存而不論。錄入數量與

論述深度存在落差；第二，吳文英、周邦彥依次為錄入數量第二、第三多的詞家，他們反映的內在理路，乃至一種可稱為系譜的設置，構成萬樹《詞律》詞學觀的重要一環；第三，姜夔、史達祖、張炎這些一般歸入周派的詞人，在《詞律》中與吳文英與周邦彥的地位存在落差，即萬樹的判斷與評注，有別一般文學史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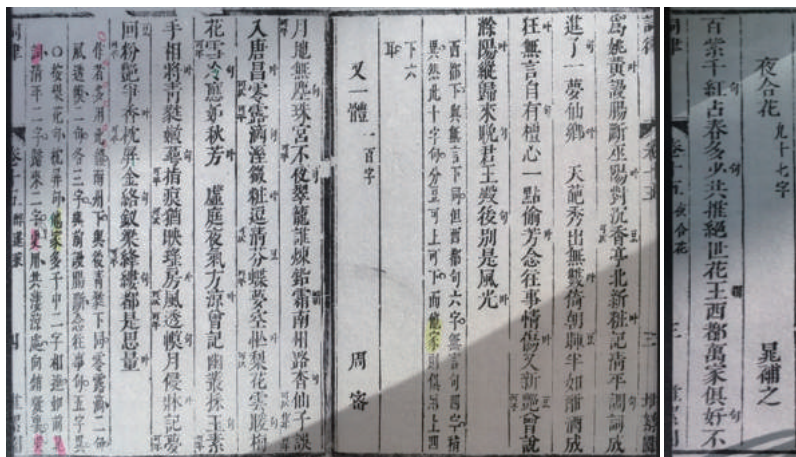
基於論述篇幅所限，本文將主力析論周、方二家詞的個案，藉此探討《詞律》的內在理路。

三

《詞律》全書分別錄入吳文英詞五十四首及周邦彥詞四十五首作為例詞，數量僅次柳永，排名屬全書第二、第三高。相對對柳永詞的議而未決和語有保留，萬樹對周邦彥、吳文英詞表達了明確一致的褒揚，如《詞律》卷七〈戀繡衾〉一調，只錄吳文英〈戀繡衾〉（頻摩書眼怯細文）一首，並以此體為此調定格，萬樹認為如此方能使歌聲頓挫³；卷八〈步蟾宮〉一調，萬樹認為周邦彥八十九字又一體「各仄聲字，俱宜遵守，蓋此調音響如斯也」⁴；卷十二周邦彥的〈蕙蘭芳引〉（寒瑩晚空）萬樹則讚譽其詞「瑩、鏡、斷、對、末、更、倦、厭、但、夢、故、後、障、是、處、更、寄、舊、但、夜、奈等字，俱用去聲，妙絕」⁵；《詞律》卷十三稱讚吳文英〈探芳信〉（探春到）結拍語「翠小，用去上，妙妙」⁶，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據此，可以得出萬樹《詞律》推許周邦彥、吳文英詞作為填詞典範這一觀察。這觀點根據《詞律》內證歸納所得，大概可以成立。然而，若以此作為研究的結論，則甚為可惜，且並不圓滿，忽略了《詞律》內在理路的脈絡底下，此一現象更深刻的揭示。

據萬樹體例，《詞律》每收一調，必先標明詞牌名稱、字數，然後登錄例詞詞人及所選例詞，例詞中又以旁注標明豆句、叶韻、平仄，例詞後附上萬樹的分析評注，如該調多於一體，則以「又一體」錄入其他例詞，並重覆以上各項，如此類推，如下圖所示：圖一《詞律》（卷十五）〈夜合花〉及其「又一體」書影



據此，《詞律》每調以下普遍包括以下明細，各項共同構成《詞律》中具有最小完整意義的辨體單位：

1. 詞牌名稱
2. 詞牌字數
3. 詞人名稱
4. 所選例詞及旁注
5. 詞後萬樹評注
6. 又一體（如有）及其詞牌名稱、字數、詞人、例詞、旁注、萬樹評注

以上所謂「萬樹《詞律》推許周邦彥、吳文英詞作為填詞典範」的論點無疑正確，卻未有充份發明每調底下萬樹留下的豐富文本資源，作更進一步的推論分析。以上觀點主要統計了詞人錄入的詞作數量（即第 1、3 項）及歸納和截錄萬樹的評注（即第 5 項），也似乎將各項明細（尤其第 5 項）預設為同一層面之上僅具單一層次的論述文字。然而，萬樹在例詞後的說明雖然大多沒有分段，但實際上乃包含了不同層次的議論，試以卷十五〈珍珠簾〉一調為例，該調共收三體，首列吳文英九十八字〈珍珠簾〉（蜜沉爐煨餘烟裊），次列張炎一百一字〈珍珠簾〉（雲深別有深庭字），再次為陸游一百一字〈珍珠簾〉（燈前月下嬉遊處），各詞後萬樹評

語依次分列如下：

（按：見吳文英例詞後）「麟帶」以下，前後相同，但「東風垂柳」與「客枕幽單」平仄異。「麟帶」二句，「細雨」二句，雖皆五字，但上句、是上二下三，下句、是上一下四，不可誤作一樣。⁷

（按：見張炎例詞後）比前詞，多「小簾櫳」三字，詞家多宗此體。「去」、「住」二字，即用上韻，此玉田巧筆，非必要疊韻也。此詞、用「料理琴書」，「簾影妝樓」，草窗、用「鮫人織就」，「歸時人在」，平仄相反，而前夢窗詞，前用「東風垂柳」，與周同，後用「客枕幽單」，與張同，前後互異，想亦不拘。然他家、俱用草窗體，可從之。「坐」字、竹山作「珠」字，係誤刻。「此」字，無用平理。⁸

（按：見陸游例詞後）「彼此知名」四字，「嬾見便論心素」六字，比前二詞、兩句五字者不同，或以為誤。渭南又一首、亦云「掠地穿簾」、「知是竟歸何處」，是知另有此體也，其後段首句，兩字叶韻，次句、四字叶韻，亦與前、六字用平者，不同。其又一首、亦云，「自古，儒冠多誤」。○《圖譜》、前收〈珍珠簾〉，後又收〈真珠簾〉，不知「珍」即「真」，本是一調也，而後起二字句，亦失註叶韻。⁹

細讀以上〈珍珠簾〉各體各詞後萬樹的評注，可見評注雖以《詞律》所錄吳文英九十八字、張炎一百一字、陸游一百一字三體為起點，但各段評注各有側重，各自延伸至不同的議論方向，展示出不同的論述層次，據此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層次：析論該調該體之特色

第二類層次：比勘《詞律》所錄一調之下各體之異同

第三類層次：比勘《詞律》以外、未錄各體之異同

第四類層次：與其他詞譜比勘

吳文英詞後萬樹的評注屬第一層次，該語段析論吳詞作為例詞一詞之內上下片句式之不同；陸游詞後所謂「『彼此知名』四字，『嬾見便論心素』六字，比前二詞、兩句五字者不同，或以為誤。」屬第二層次，是

以陸游例詞為本位，而與同調異體的吳文英詞、張炎詞互相比勘；張炎詞後萬樹評注徵引周密詞、蔣捷詞比勘以及陸游詞後評注牽涉陸游另一首沒有錄入《詞律》的〈珍珠簾〉，則屬第三層次；最後萬樹批評《圖譜》之缺失，則屬第四類。

以上四種同時混雜呈現但層次不同的評注內容，構成萬樹《詞律》與其他詞譜從形式到本質上的決定性分野。一般詞譜通常僅就所錄詞牌、例詞校勘，即以上第一層次，間或涉及第二層次，即同譜之內所收同調異體之間的比勘，但萬樹的比勘有意識地慣性徵引《詞律》未有錄入的詞人及詞作延伸議論，這使得《詞律》中萬樹的評注往往比例詞本身佔更多篇幅，動輒數百言，《詞律》卷二十歷卷錄入的〈鶯啼序〉一調，例詞佔二百四十字，但萬樹評注保守估計亦有二千五百字，是例詞的十倍，橫跨五頁篇幅。

以上不單構成《詞律》析論詞體的鮮明風格，更重要的是，透過萬樹評注文字所呈現的四種層次，提醒我們至少四點歷來甚少指出的論點。首先，即使撇除萬樹在〈自敘〉提出的回應外部文學史的撰作動機，單憑以上具自覺意識的比勘手段，也足以證成《詞律》透過特定的語言形式和排版形式產生出一種在《詞律》內部運作和生產意義的內在理路；第二，這種鑽研詞體規律的特定形式使得《詞律》一書立足於詞譜工具書性質的前提下同時有所超越，兼及詞論和詞話的性質，因此即使萬樹本人沒有明確申述《詞律》兼及了詞論、詞話，但《詞律》本身早已溢出詞譜的限界，體現了萬樹劃時代的理論高度以及改革詞譜的匠心；第三，萬樹評注大量徵引《詞律》未有錄入的詞人、詞作，打破《詞律》文本的封閉性，使《詞律》變成延伸性極強的開放文本，但與此同時，要麼讀者本身博聞強記，手邊無書也能追隨萬樹援引的歷代詞作和議論的思路，要麼讀者必須透過翻檢其他文獻典藏來檢驗追蹤萬樹提供的線索，這既提高了《詞律》的閱讀價值，同時也提高了閱讀的門檻，或許也就是《詞律》不被部份讀者理解的原因；第四，這種內在理路提示了我們萬樹的評注不單圍繞該調該體，更展開了徵引的網絡，雖然《詞律》以調、體為單位，但基於這種特定的評注方式，例詞及詞人間可能存有間或互相補足、間或互相質疑辯駁的張力，這特定的規律暗示了系譜成立的可能。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回到本節議論的原點，周邦彥及吳文英詞作為例詞在《詞律》的錄入情況，據以上第四點的分析和推論，本文發現在《詞律》錄入例詞和萬樹評注中，周邦彥、吳文英二家例詞往往互有關聯，呈現互相補足援引的情況，與此同時，在周、吳二家的互補關係中，又發現了評注中時有援引方千里詞共同作證的情況。以下統計了《詞律》二十卷中，周邦彥、方千里、吳文英三家錄為例詞及萬樹在評注中援引其他詞家的情況：

表四：周邦彥、方千里、吳文英三家錄為例詞及萬樹評注中旁及他家情況

卷數	詞人	詞牌	評注中所及詞人	萬樹相關評注
一	吳文英	憶江南 (又一體)	白居易 李煜	
	周邦彥	浪淘沙慢	蔣捷	
	周邦彥	浪淘沙慢 (又一體)		前調有蔣詞可証，作者但從之可耳。 ¹⁰
二	吳文英	如夢令 (又一體)		
	吳文英	江城梅花引 (又一體)		
三	周邦彥	浣溪沙慢		無第二首可對。 ¹¹
四	周邦彥	萬里春		
	吳文英	阮郎歸	歐陽修 蘇軾	然此(按：歐、蘇)亦是偶爾，作者自當用平仄仄(按：即吳詞)也。 ¹²
五	周邦彥	雙頭蓮 (又一體)	方千里	惜方千里無和詞，莫可訂正也。 ¹³
	周邦彥	品令	方千里	觀方千里和詞，平仄處無一字不同。初欲作旁註，而令人握筆不敢下，古人詞律如此謹嚴，可亂填乎？ ¹⁴
	周邦彥	應天長	蔣捷 方千里 吳文英 康與之	千里和清真，四聲一字不改，觀竹山亦一字不改，益知用字自有定格……夢窗用周體。 ¹⁵
六	吳文英	西江月 (又一體)		
	周邦彥	月中行		

六	吳文英	燭影搖紅		
	吳文英	探春		
	吳文英	探芳新		
	方千里	迎春樂	周邦彥	
七	周邦彥	玉團兒	盧炳	
	周邦彥	紅羅襖		
	吳文英	戀繡衾	辛棄疾 蔣捷 陳允平 陸游 李大古	
八	周邦彥	芳草渡 (又一體)		
	周邦彥	夜遊宮	方千里 陸游 毛滂 吳文英 張元幹	
	吳文英	踏莎行	楊炎 蔡伸	
	周邦彥	紅窗迴		
九	吳文英	花上月令		
	吳文英	一剪梅 (又一體)		
	周邦彥	一剪梅 (又一體)	蔡伸	
	周邦彥	感皇恩		
	周邦彥	漁家傲	趙長卿 徐小淑	
	周邦彥	蘇幕遮	吳純叔	
	吳文英	垂絲釣	陳亮 方千里 楊旴咎 周邦彥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十	吳文英	青玉案 (又一體)	楊无咎 程垓 張元幹 黃公度 曾覲 王千秋	
	吳文英	聲聲慢 (又一體)	趙長卿 辛棄疾 周密	
	吳文英	夢行雲		
	周邦彥	看花回 (又一體)	黃庭堅	
	吳文英	惜黃花慢 (又一體)		
十一	周邦彥	粉蝶兒慢		
	吳文英	風入松 (又一體)	侯寘 康與之	
	周邦彥	荔枝香近	方千里 吳文英	千里和詞，通本皆字字模仿。 ¹⁶
	方千里	荔枝香近 (又一體)	周邦彥 柳永 吳文英	
	周邦彥	隔浦蓮近拍	方千里 陸游 吳文英 曾覲 楊无咎 高觀國 趙端彥 史達祖	千里和詞，「野軒小」屬後，可信。 ¹⁷
	周邦彥	解蹀躞	楊无咎 吳文英 方千里	
方千里	側犯	周邦彥 姜夔	詞至千里，而繩尺森然，纖毫無假借矣。四聲確定，欲旁註而不可得矣……美成為樂府創始之人，豈有謬誤，況千里之和清真，無一字聲韻不合，寧有改之之理？ ¹⁸	

十一	周邦彦	四園竹	方千里	余每贊嘆方氏和清真一帙，為千古詞音証據，觀其字字摹合如此，不惟調字可考，且足見古人細心處。不僅有功於周氏，而凡詞皆可以此理推之。 ¹⁹
	吳文英	祝英臺近	蔣捷 呂渭老 程垓	
	方千里	紅林擒近	周邦彦	千里和之，亦一字不異，是知調格，應是如此，不可任意更改。不然，美成既苦守不變，千里又苦相模仿，何其迂拙。 ²⁰
十二	周邦彦	早梅芳近 (又一體)	李之儀	
	吳文英	洞仙歌	蔣捷 沈端節 王安中 盧祖皋	
	吳文英	洞仙歌 (又一體)	林外	
	方千里	滿路花	周邦彦	
	周邦彦	踏青游	蘇軾	
	周邦彦	蕙蘭芳引	方千里 吳文英	向讀方氏和詞，驚愛其一字不改，及閱夢窗集，取以相較，亦一字不改，愈信定格之不可輕亂。 ²¹
十三	方千里	華胥引	周邦彦	
	吳文英	滿江紅 (又一體)	彭芳遠	
	吳文英	探芳信 (又一體)	蔣捷 史達祖 張炎	
	吳文英	法曲獻仙音 (又一體)	周邦彦 柳永 方千里 姜夔 張炎	試問于周、方、吳、姜、張諸公外，有何傳稿可據而註之乎？；「渡」字，玉田用叶，亦不必，周、方亦皆不叶。 ²²
	吳文英	淒涼犯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十三	吳文英	塞翁吟	周邦彥 方千里 趙文	
	周邦彥	意難忘		
	吳文英	惜秋華		此調他家罕覩 ²³
	吳文英	惜秋華 (又一體)		
十四	吳文英	尾犯	蔣捷 柳永	
	周邦彥	留客住		
	方千里	掃花遊	周邦彥 吳文英 陳允平 王沂孫 張炎 邵清溪 張半湖	千里和周，一字不異，或謂太拘，不知有不可假借處也。 ²⁴
	周邦彥	塞垣春	方千里	觀千里和詞，其四聲無字不同，未便臆註。 ²⁵
	吳文英	塞垣春 (又一體)	周邦彥 方千里	
	吳文英	雙雙燕	史達祖	
	吳文英	漢宮春	辛棄疾 陸游	
	吳文英	玉京謠		
	吳文英	西子妝	張叔夏	
	吳文英	暗香	姜夔	
十五	周邦彥	黃鸝遶碧樹		
	吳文英	珍珠簾		
	周邦彥	月下笛	陶宗儀 張炎	
	周邦彥	三部樂 (又一體)	蘇軾 方千里 吳文英 陳亮	
	吳文英	三部樂 (又一體)		

十五	周邦彦	玲瓏四犯	宋徽宗 史達祖 曹邈 方千里 周密	
	吳文英	玲瓏四犯 (又一體)	方千里 宋徽宗 高觀國	
	周邦彦	大有	潘希白	
	吳文英	鳳池吟		
十六	吳文英	新雁過粧樓	張炎 陳允平	
	周邦彦	鎖窗寒	方千里 王沂孫 張炎 楊无咎 程先 楊无咎 吳文英 蕭允之	
	吳文英	三姝媚		
	吳文英	丁香結	周邦彦 方千里	
	吳文英	絳都春	蔣捷 丁仙現 毛滂 張榘 趙端彥 毛滂	
	周邦彦	遠佛閣	吳文英	
	吳文英	解語花	周邦彦 方千里	
	十七	周邦彦	瑞鶴仙 (又一體)	趙端彥 方千里 毛滂 趙文 趙長卿 陸子逸 吳文英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十七			王千秋 曾覲	
	周邦彥	瑞鶴仙 (又一體)		
	方千里	倒犯	周邦彥 吳文英	
	周邦彥	氏州第一	方千里	
	周邦彥	西平樂 (又一體)	方千里 吳文英	
	吳文英	金盞子	史達祖 蔣捷	
	吳文英	澡蘭香		無他首可證 ²⁷
十八	方千里	還京樂	吳文英 周邦彥	
	吳文英	霜花映		夢窗自製，惟有此曲 ²⁸
	周邦彥	綺寮怨		止此一首，無可據正 ²⁹
	吳文英	拜星月慢	周邦彥 周密 彭泰翁	但草窗于『甄花滉』作『研箋紅』， 不如周、吳紀律也。 ³⁰
	周邦彥	西河		此體他無作者 ³¹
	吳文英	西河 (又一體)	周邦彥 方千里 張炎 辛棄疾	
	吳文英	尉遲杯	周邦彥 尹公遠	
十九	周邦彥	夜飛鵲	吳文英 盧祖臯	
	周邦彥	一寸金	吳文英	
	周邦彥	過秦樓 (又一體)	魯逸仲 方千里 蔡伸 陸游 侯寘 虞邵菴 張景修 楊无咎 呂渭老 李甲	

十九	吳文英	高山流水		
	吳文英	霜葉飛	周邦彥 方千里	
	方千里	丹鳳吟	周邦彥 吳文英	
二十	吳文英	秋思耗		
	方千里	大酺	周邦彥 劉須溪	
	方千里	六醜	周邦彥 吳文英 楊慎	
	吳文英	鶯啼序	黃在軒 楊慎	

如果單憑統計周、吳二家詞在《詞律》錄體數量上的優勢，仍不足以說明二家詞在萬樹論律體系中的獨特性，更未能探索此一現象背後的意義。據上表呈現所得，在《詞律》中，周邦彥、吳文英並及方千里三家詞，在萬樹評注經常互為緩引，互相作為比勘詞作析論詞體的根據，如《詞律》卷五〈品令〉一調，共錄七體，其中周邦彥五十五字又一體的例詞後，萬樹表示「觀方千里和詞，平仄處無一字不同。初欲作旁註，而令人握筆不敢下，古人詞律如此謹嚴，可亂填乎？」³²；《詞律》卷十四，周邦彥〈塞垣春〉（暮色分平野）後，萬樹又表示「觀千里和詞，其四聲無字不同，未便臆註」。³³

方千里其人生卒未詳，不入經傳史冊，《四庫全書總目》但言：「千里，信安人，官舒州簽判。李昉《宋藝圃集》嘗錄其〈題真源宮〉一詩，其事跡則未之詳也。」³⁴而在兩宋乃至明代詞壇，據現有史料所及，亦難言方千里在文學史上發揮廣泛影響力的痕跡。方氏最重要的詞學貢獻，莫過於其著作《和清真詞》一卷。毛晉汲古閣《宋六名家詞》收錄了方千里的《和清真詞》，這是後世刊刻方千里詞的源頭，萬樹編訂《詞律》經常參考汲古閣刻本，有理由相信他是從這途徑發現方千里詞的價值。然而，經毛晉汲古閣的重新引介，清人論詞雖能體認方千里的嚴守格律，但普遍而言也評價不高，如劉體仁《七頌堂詞繹》認為「千里遍和美成詞，非不甚工，總是堆煉法，不動宕」。³⁵馮煦《蒿庵論詞》則認為：「千里和清真，亦趨亦步，可謂謹嚴。然貌合神離，且有襲跡，非真清真也，

其勝處則近屯田。]」³⁶

在三家共一百一十一首錄入例詞及萬樹評注中，周、方、吳互為徵引者高達四十三首，而且當中不少詞調萬樹也稱道周、方、吳三家和詞能達到四聲一字不易的妙境，如〈應天長〉、〈荔枝香近〉、〈側犯〉等調，萬樹由此推論詞之必有「定格」。《詞律》卷十一〈四園竹〉的評注中，萬樹明確道出了周、方、吳三家在《詞律》的價值所在：

余每贊嘆方氏和清真一帙，為千古詞音証據，觀其字字摹合如此，不惟調字可考，且足見古人細心處。不僅有功於周氏，而凡詞皆可以此理推之，豈非詞家所當蒸嘗者耶？

「豈非詞家所當蒸嘗」一語，回應了〈自敘〉中萬樹對時流、時譜竟然「通行天壤，靡不駭稱博覈，奉作章程矣。百年以來，蒸嘗弗輟，近歲所見，剗剗載新而未察其觸目瑕癥，通身罅漏」³⁷的驚訝與不滿。以上所言「凡詞皆可以此理推之」的「理」，不應理解為學習周邦彥、或方千里、或吳文英三家詞個別的典範意義，而是應當理解為萬樹有意從三家詞互勘比照此一審訂詞體規律的模式中抽取其原理範式，予以深化、內化，使這種原理範式推廣和躍升為當世詞家編譜、填詞的法則。萬樹提倡的不是個別詞人，也不是詞派，而是一種嶄新的詞學模式，這種模式需要透過周、方、吳三家例詞互勘的示範向世人展示其價值和合理性，當中包括編譜、審律、讀詞、填詞各不同環節。因此，萬樹〈自敘〉中較多篇幅述論針對舊譜譜式的改革，包括改黑白圈點符號為文字旁注、細辨平仄區分四聲聲情之異趣等，較少觸及對個別詞家、詞風的評點，也可以從以上角度解釋。

《詞律》例詞後的評註說明，很多時甚至比例詞正文更長，原因已如上文所言，萬樹在這些說明中不斷加入和援引歷代詞例作證，如《詞律》卷十八的〈西河〉一調，首列周邦彥一百四字〈西河〉（長安道），次列王彧又一體〈西河〉（天下事），再列吳文英一百五字〈西河〉（春戶霽），而萬樹說明〈西河〉（春戶霽）時，又再在註中加入周邦彥另一首〈西河〉（佳麗地）及方千里〈西河〉（都會地）一起討論。

上述以周、方、吳三家例詞互相比勘對照的模式，在《詞律》中固然以周、方、吳三家的現象最為突出明顯，然而，亦不限於此三家。據

此，例詞並非採取周、方、吳任何一家為例詞時，萬樹也有在評注中援引三家詞例，情況可見下表：

表五：《詞律》萬樹評注以周、方、吳三家助校情況

卷數	詞人	詞調	萬樹評注中以周、方、吳三家助校情況	備註
一	柳永	浪淘沙令	周邦彥	
	柳永	八聲甘州 (又一體)	蘇軾 葉夢得 周密 吳文英 汪莘 辛稼軒 張炎 琴趣	古作者不必皆同，然亦不可不知，夢窗之故意填此，必有謂也。 ³⁸
二	張耒	風流子 (又一體)	王千秋 蔡伸 周邦彥 孫惟信 吳彥高 張翥 吳文英 楊慎	
	南唐後主	相見歡	薛昭蘊 辛棄疾 朱希真 蔡伸 吳文英	
三	康與之	女冠子 (又一體)	李漢老 柳永 周邦彥 蔣捷	
	晏幾道	清商怨	周邦彥	無怪兩公（按：晏、周）之樹幟騷壇也。 ³⁹
	晏殊	清商怨 (又一體)	周邦彥 趙坦庵	
四	潘元質	醜奴兒慢	吳文英	夢窗詞家龍象 ⁴⁰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黃庭堅	一落索 (又一體)	周邦彥	
六	陸游	江月晁重山	吳文英	
	毛滂	憶故人 (又一體)	周邦彥	
七	史達祖	鳳來朝	周邦彥	
	趙長卿	雨中花 (又一體)	黃在軒 楊无咎 吳文英 石孝友 歐陽修	
	黃機	木蘭花慢 (又一體)	吳文英 盧祖臯	
	柳永	望遠行 (又一體)	周邦彥	
	周密	一斛珠 (又一體)	周邦彥 楊无咎 戴復古	
九	盧炳	一剪梅 (又一體)	韓東浦 蔡伸 趙師使 吳文英	
	陳允平	唐多令	吳文英	
十二	秦觀	滿路花 (又一體)	周邦彥 方千里	
	趙師使	滿路花 (又一體)	黃庭堅 周邦彥	
十三	姜夔	惜紅衣	吳文英	
	張炎	探芳信	吳文英 史達祖 蔣捷 楊炎	
	姜夔	淒涼犯 (又一體)	吳文英	夢窗乙稿亦載之，題曰淒涼調，註云：『合肥巷陌，皆種柳。秋風起，騷騷然。余客居闔戶，時聞馬嘶。出城四顧，則荒烟野草，不勝淒黯，乃著此體，琴

				有淒涼調，假以為名。歸行都，以此曲示國工田正德，使以亞臍栗吹之，其韻極美，亦曰瑞鶴仙影。』據此，則是篇，乃夢窗自製之調，非姜作明矣。 ⁴¹
十四	柳永	尾犯 (又一體)	周邦彥 吳文英 蔣捷	
	元好問	玉漏遲	宋子京 吳文英 蔣捷 周密 葛立方 程垓	
	李琳	六么令	周邦彥 柳永	
	柳永	留客住 (又一體)	周邦彥	今照周詞改正 ⁴²
	潘元質	倦尋芳 (又一體)	盧祖皋 吳文英	又查夢窗三首，篇篇用字精當無疵，俱與此相合。 ⁴³
十五	周密	夜合花	晁補之 史達祖 吳文英 高觀國	
	呂渭老	醉蓬萊	楊无咎 吳文英 蘇軾 晁无咎 柳永	
	張炎	珍珠簾 (又一體)	周密 吳文英 蔣捷	
	陶宗儀	月下笛 (又一體)	周邦彥 曾允元	
	張炎	月下笛 (又一體)	周邦彥	
	湯恢	二郎神 (又一體)	徐壽臣 吳文英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馬莊父 呂渭老	
	程垓	無悶 (又一體)	王沂孫 吳文英	
	王沂孫	三姝媚	吳文英 詹玉 史達祖 詹天游	
	蘇軾	念奴嬌 (又一體)*	毛開 石孝友 周紫芝 李清照 趙長卿 張榘 張元幹 洛水 呂渭老 盧炳 辛棄疾 楊慎 姜夔 鮮于伯機 周邦彥	
	周邦彥	渡江雲	周邦彥 方千里 吳草廬 周密 詹天游 草庵	
	史達祖	東風第一枝	高觀國 張翥 吳文英 呂渭老 馬洪	
	趙長卿	水龍吟	吳文英	
十七	史達祖	玉燭新	周邦彥 吳文英 楊无咎	
	韓玉	曲江秋 (又一體)	姜夔 周邦彥	

	張炎	憶舊遊	周邦彥 方千里 劉應幾 吳文英	
	花犯	王沂孫	周邦彥 方千里 周密 吳文英	周、方二作，律度森然，而歷覽各家，無不字字摹擬，其所用諸去聲，若出一手。 ⁴⁴
	史達祖	瑞鶴仙 (又一體)	玉蟾 趙彥端 辛棄疾 王千秋 吳文英 吳禮之 趙長卿 蔣捷 洪璚 陸子逸 張樞	
	周密	瑤花	吳文英 張天雨	
	王沂孫	齊天樂	姜夔 王月小 吳文英 高觀國 趙萬里 張炎 方千里	
	陳允平	慶春宮	周邦彥 王沂孫	
	蔣捷	畫錦堂	周邦彥 吳文英 方千里	惜千里不和，他無可考耳。 ⁴⁵
	程垓	南浦 (又一體)	王沂孫 周邦彥 史達祖 張炎 陶九成	
	盧祖皋	宴清都	吳文英 周邦彥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周密 趙善扛 方千里 何擻 程垓 王羨陂	
	趙以夫	龍山會	吳文英	
十八	史達祖	花心動	周邦彥 張元幹 蔣捷 高觀國 阮氏 黃子行 謝無逸 謝逸	
	史達祖	秋霽	胡浩然 吳文英 陳允平 周密 陳後主	
十九	蔣捷	解連環	周邦彥 方千里 楊无咎 姜夔 張翥 高觀國 柳永	
	魯逸仲	惜餘春慢	方千里	
	呂渭老	蘇武慢	周邦彥	
	蔡伸	蘇武 (又一體)	周邦彥 虞邵庵	
	姜夔	疎影	吳文英 張炎 周密 孫光憲 鄧剡 柳永	余前于〈暗香〉，錄夢窗所作，此調夢窗亦有，因有殘缺，故仍載白石原篇。 ⁴⁶
	史達祖	八歸 (又一體)	姜夔 吳文英	

	陸游	沁園春	戴復古 吳文英 蔣捷	
二十	高觀國	賀新郎 (又一體)	毛升 蔣捷 李昂英 張榘 趙善扛 蘇軾 戴復古 吳文英 史達祖 蘆溪 李南金 盧炳 李玉 劉克莊 黃機	
	史達祖	蘭陵王	張元幹 周邦彥 辛棄疾 劉須溪 方千里 彭履道	
	張翥	瑞龍吟	周邦彥 方千里 吳文英	翁處靜 此調以清真章臺路曲為鼻祖，向讀千里和詞，愛其用字相符。 ⁴⁷

這種內在理路在《詞律》中以周、方、吳三家為代表及作為最佳示範，與此同時，在其他詞牌、例詞中也出現類似情況，牽涉其他詞家，例如姜夔、史達祖、周密、張炎等，甚至與周、方、吳三家的論述交疊，互相辯駁，產生張力，形成更複雜的網絡。不過，有關周、方、吳三家以外的情況，已超出本文的範圍，將另文討論。

但無論如何，這種內在理路不以周、方、吳為限，而是遍及《詞律》全書，以網絡的形態展開，實踐萬樹析論詞體的構想，構成《詞律》的獨特之處。

四

《詞律》提煉並深化以周、方、吳三家例詞互相援引比勘的模式此一做法，可以視為《詞律》介入文學史並建立系譜的表現。

系譜是建立知識體系的框架，框架內的對象和內容固然重要，放諸《詞律》，即萬樹標榜的詞家和選錄的例詞，但是對象和內容之所以能夠產生價值判斷，關鍵乃在於對對象和內容的編排佈置和定位，換言之，即是系譜運作的機制。即使選擇了類近的對象和內容，但不同的編排會產生不同的意義和詮釋。不同學者建立各自的知識系譜，信仰相同系譜的詞家、論者、知識份子透過相同的前提和運作機制得出具有類同傾向的效果，這種進入系譜、遵從機制的過程和效應便是文學史討論中研究「學脈」的意義。

清代常州詞派的領袖周濟除了自身的填詞實踐，還提出「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的綱領。此一綱領固然可視為周濟指導後學門人學習填詞的方法，但與此同時，也是常州詞派的詞學系譜。此系譜以王沂孫（碧山）、吳文英（夢窗）、辛棄疾（稼軒）、周邦彥（清真）為對象和內容，而更重要是周濟為以上四家詞安排了學習次序，透過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常派門人理想地可以達到「清真之渾化」的境界。王沂孫生卒未詳，活躍於1230-1291期間；吳文英生卒繫於約1200-1260；辛棄疾生卒繫於1140-1207；周邦彥生卒繫於1056-1121。周濟提供的系譜是由南宋為起點回溯北宋以周邦彥為終點的，可表列如下：

表六：常州詞派周濟詞學系譜

起點： 活躍於 1230- 1291		約 1200- 1260		1140- 1207		終點： 1056- 1121
王沂孫 (碧山)		吳文英 (夢窗)		辛棄疾 (稼軒)		周邦彥 (清真)

近人葉嘉瑩與繆鉞合著《靈谿詞說》，二人論點曾各見於單篇論文，但《靈谿詞說》一書順時序按唐五代兩宋詞鋪展，亦不妨視為俱有文學史意味的著述。二人鋪演發揮其舊說並提出以下觀點：

(按：葉嘉瑩語)姜白石深通音律，作詞精美，與周邦彥相近，故論者或以白石上擬周邦彥。⁴⁸

(按：繆鉞語)若論史達祖在宋詞中的地位，他上承周邦彥，又受到同時的前輩詞人姜白石的影響，應屬於周、姜這一流派。⁴⁹

(按：葉嘉瑩語)這種以思力安排為主的寫作方式，遂為以後南宋詞人如姜夔、史達祖、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一脈重視格律以思索安排進行填詞的作風，開啟了先聲。……姜、史、吳三家可以代表受周詞影響的三種類型，史達祖是全以周詞為師法的追隨者，不過史詞較周詞為尖巧，而缺少周詞之渾厚，這種情況特別以史之詠物詞為然。至於姜夔與吳文英二人，則是自周詞變化而出的作者，只不過他們變化的途徑則又各有不同。⁵⁰

葉、繆論點容或有微小差異，但總體而言，乃可得出相同圖式，試表列如下：

表七：《靈谿詞說》周派詞人傳承系譜示意圖

起點：北宋 周邦彥 (1056-1121)	「全以周詞為師法」	尖巧：史達祖 (約1163-1220)
	「自周詞變化而出」	清空：姜夔 (1155-1209)
		質實：吳文英 (約 1200-1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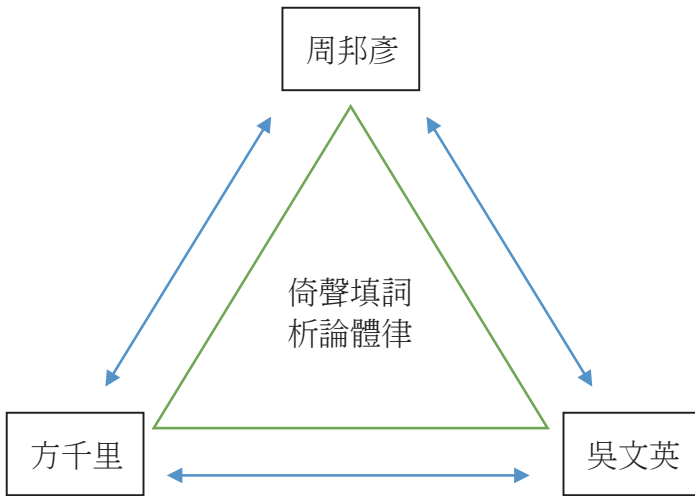
葉、繆二人基於文學史研究的立場，演述詞風流變與傳承，立論動機與周濟大相逕庭，因此系譜也呈現截然不同的圖式。周濟主張由晚宋王沂孫開始折返，追慕北宋周邦彥清真樂府作為終點，周濟標示的常州詞派系譜共經歷四家詞人，呈單線逆時序溯源。葉、繆二人則以北宋周邦彥為該段文學史描述的起點，順時序過渡至南宋史、姜、吳三家詞，也牽涉了四位詞人，其中兩位與周濟所示相同。尤應注意的是，除了時序上順逆的分別，周濟所述的系譜始終以單線線性運作，而據葉、繆二人的系譜，周派詞風流變至南宋，則在互見重疊的時段之中並分三途。葉、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繆所述的系譜仍屬線性構思，但已非單線運作，而是三線並行，與周濟的呈結構性差異。

萬樹《詞律》所提倡的周邦彥、方千里、吳文英三家例詞系譜，又與周濟、葉嘉瑩、繆鉞不同，可以下圖表示：

圖二：萬樹《詞律》周、方、吳三家系譜



相較前引兩種系譜，萬樹《詞律》藉周、方、吳三家例詞組成的系譜並非呈線性時序推進，而是如上圖所示呈三角形互為補足，當《詞律》某調某體以周、方、吳其中一家作例詞，另外的「又一體」(如有)便有機會錄入另外兩家，即便《詞律》未有錄入其餘兩家作例詞，但在例詞後萬樹的評注之中，也經常會超越《詞律》一書內部所限，徵引另外兩家未錄入的詞作以助編譜審律。萬樹每則評注當然亦有論述的起點，但對萬樹來說，起點是在周、方、吳三家之間移動流轉，審律辨體過程的互補互證則呈現共時而非線性的狀態。

系譜提供了嶄新的模式，這種模式固然可以視為為個別的詞牌、詞體服務，但萬樹一直有意識地在評注中重覆強調「四聲一字不改」、「(詞體)不可假借」、「定格」(見前表)諸語，可見他各調各體的評注也共同

指向相同的理想。他貫串《詞律》全書，提倡全新的詞學模式，目的是指導詞家讀譜填詞、編者編譜審律的法則，從而建立新的文學史系譜。如果說周濟的目標是希望後學門人能夠在作詞上直達「清真之渾化」，那麼萬樹的做法和目標就是以編譜審律的事業來回應文學史論述，建立獨特的詞學系譜，藉此達至〈自敘〉中萬樹自我期許同時從屬於儒家文藝理想的「至公大雅」的目標。

五

總結本文透過《詞律》中選錄周邦彥、方千里、吳文英作例詞的線索，探論《詞律》內部存有一內在理路，這種內在理路建基於書中不同的細項所展開的不同議論層次，具體表現為具備特定形式的體例、評注和排版。在周、方、吳三家例詞互勘比照的典範底下，萬樹從中抽取其原理範式，並有意識地予以深化、宣揚，既作為以編譜事業救正時弊的實踐，也構成萬樹獨特的知識系譜，標誌他用以回應文學史的詞學觀。

除此以外，本文在方法論上也提出新的分類和統計原則，重新規劃和審視《詞律》中例詞、詞家、評注的關係。「詞譜」是《詞律》的文獻性質，也是《詞律》的撰作前提。既稱為「譜」，本身就意味着這類文獻有着獨特的物質形態，這種物質形態包含獨有的意義生產機制，左右其價值分佈，使詞譜與詞選、詞韻、詞別集等不同文獻類型區別開來。就此，詞譜的研究需要有針對性的研究方法，這既出於方法論的需要，也更根本地回應了文學研究聚焦於文獻形式的本體論命題。

本文為香港 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 計劃「詞譜與清代詞學建構研究」(Project Number: 12600320) 階段研究成果

注

1 內在理路 (inner logic) 此討論框架受余英時分析清代學術思想史的洞見啟發。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一文探討反滿說及市民階級說兩種外緣因素之外，宋明理學轉入清代考據學的內部發展脈絡。余氏認為：「〔反滿說、市民階級說〕都是從外緣來解釋學術思想的演變，不是從思想史的內在發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西方研究 intellectual history 或 history of ideas，有很多種看法。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把思想史本身看做有生命的、有傳統的。這個生命、這個傳統的成長並不是完全仰賴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單純地用外緣來解釋思想史是不完備的……所以在外緣之外，我們還特別要講到思想史的內在發展。我稱之為內在理路 (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當時重要，後來不重要，而且舊問題又衍生新問題，如此流傳不已。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尋的。」余氏在不否定、不對立於外緣因素下提出此具有方法論高度的觀點，除了在本來的清代思想史領域帶來豐碩成果，其貢獻更在於鬆動了以往強調治亂興衰為主軸的論述結構，使得傳統文化的不同切面可以產生重新組織組合的可能。雖然本章的討論對象是一部實體的清代著作——《詞律》，而非余著所論橫跨數百年經歷數代碩學宿儒的思想史，不過余氏的立論前提，即一種內部具有傳統脈絡的生命，以及思想傳統本身具有的問題意識，放諸本章非但完全沒有牽強附會之感，反而與本文的脈絡十分契合。本研究第二章分析了清初詞壇尊體策略的憂患意識，第三章又從思想史溯源《詞律》尊體的合理性，以上兩章固然是典型從外緣角度解釋《詞律》的相關問題，但與此同時也說明了萬樹《詞律》與清初詞壇千絲萬縷的關係，呼應其起伏脈絡，對時流作出敏銳的回應，加上萬樹苦心經營《詞律》一書，帶有明顯的針對性和問題意識，故此以內在理路來重新組織和理解《詞律》的內在發展，是理想且合理的方法。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見《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322-356。

2 「重要詞人」指：一）在《詞律》中有一定數量或具有特別意義的詞人，如方千里；二）《詞律》中錄體不多，但詞史上普遍定義為重要的詞人，如李清照。

3 [清]萬樹：《詞律》，卷七，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32-33。

4 [清]萬樹：《詞律》，卷八，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17。

- 5 [清] 萬樹：《詞律》，卷十二，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33。
- 6 [清] 萬樹：《詞律》，卷十三，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6。
- 7 [清] 萬樹：《詞律》，卷十五，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2。
- 8 [清] 萬樹：《詞律》，卷十五，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2。
- 9 [清] 萬樹：《詞律》，卷十五，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3。
- 10 [清] 萬樹：《詞律》，卷一，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4。
- 11 [清] 萬樹：《詞律》，卷三，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6。
- 12 [清] 萬樹：《詞律》，卷四，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35。
- 13 [清] 萬樹：《詞律》，卷五，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0。
- 14 [清] 萬樹：《詞律》，卷五，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7。
- 15 [清] 萬樹：《詞律》，卷五，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6-27。
- 16 [清] 萬樹：《詞律》，卷十一，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6。
- 17 [清] 萬樹：《詞律》，卷十一，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8-9。
- 18 [清] 萬樹：《詞律》，卷十一，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6-27。
- 19 [清] 萬樹：《詞律》，卷十一，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7-28。
- 20 [清] 萬樹：《詞律》，卷十一，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35-36。
- 21 [清] 萬樹：《詞律》，卷十二，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33。
- 22 [清] 萬樹：《詞律》，卷十三，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0。
- 23 [清] 萬樹：《詞律》，卷十三，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31。
- 24 [清] 萬樹：《詞律》，卷十四，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6。
- 25 [清] 萬樹：《詞律》，卷十四，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1。
- 26 [清] 萬樹：《詞律》，卷十七，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3。
- 27 [清] 萬樹：《詞律》，卷十七，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34。
- 28 [清] 萬樹：《詞律》，卷十八，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4。
- 29 [清] 萬樹：《詞律》，卷十八，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5。
- 30 [清] 萬樹：《詞律》，卷十八，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1。
- 31 [清] 萬樹：《詞律》，卷十八，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6。
- 32 [清] 萬樹：《詞律》，卷五，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7。

文學史系譜的建立：《詞律》中周邦彥、方千里、
吳文英三家詞的內在理路

- 33 [清]萬樹：《詞律》，卷十四，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1。
- 34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一九八，頁 1811。
- 35 [清]劉體仁：《七頌堂詞繹》，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20。
- 36 [清]馮煦著，顧學頡校點：《蒿庵論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 63。
- 37 [清]萬樹：《詞律·自敘》，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頁 1。
- 38 [清]萬樹：《詞律》，卷一，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30。
- 39 [清]萬樹：《詞律》，卷三，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7。
- 40 [清]萬樹：《詞律》，卷四，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6。
- 41 [清]萬樹：《詞律》，卷十三，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2。
- 42 [清]萬樹：《詞律》，卷十四，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5。
- 43 [清]萬樹：《詞律》，卷十四，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4。
- 44 [清]萬樹：《詞律》，卷十七，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1。
- 45 [清]萬樹：《詞律》，卷十七，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4。
- 46 [清]萬樹：《詞律》，卷十九，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24。
- 47 [清]萬樹：《詞律》，卷二十，康熙二十六年堆絮園刻本，頁 15。
- 48 葉嘉瑩、繆鉞：《靈谿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456。
- 49 葉嘉瑩、繆鉞：《靈谿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475。
- 50 葉嘉瑩、繆鉞：《靈谿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489。



李 日康 (Yat Hong Lee)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語文教学センター講師。主に明清文学、詞学、文学及び文化理論、香港文学、小説及び散文創作等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ている。主な論文に、「樂章から詞壇まで—清初の朝野における詞学交流、兼ねて『詞律』成書の現実的契機を論じる」(『学林』66、2018)、「時代の暗流—清初詞壇における「尊体」運動の影響及び『詞律』の位置づけについて」(『詞学』48、近刊)等がある。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語文教学中心講師。主要研究明清文学、词学、文学及文化理论、香港文学、小说及散文创作等。主要论文有：《从乐章到词坛—清初朝野间的词学互动、兼论〈词律〉成书的现实契机》(《学林》66, 2018)；《时流暗涌—清初词坛尊体策略的张力及〈词律〉定位蠡测》(《词学》48, 近刊)等。

홍콩이공대학 (香港理工大學) 중국어문교학중심 (中國語文教學中心) 강사. 주로 명청문학, 사학 (詞學) · 문학 및 문화이론, 홍콩문학 · 소설 및 산문창작 등을 연구하고 있다. 주요 논문에 「악장 (樂章) 에서 사단 (詞壇) 까지—청초 (清初) 조야 (朝野) 간의 사학 (詞學) 교류와, 겸하여 『사율 (詞律)』 성서 (成書) 의 현실적 계기를 논함」(『學林』66, 2018)、「시류 (時流) 의 암용 (暗湧)—청초 (清初) 사단 (詞壇) 의 ‘존체 (尊體)’ 책략의 장력과 『詞律』 정위 (定位) 에 대한 규건」(『詞學』48, 近刊) 등이 있다.